



电影文学剧本

我们村里的年轻人

(续集)

马烽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003
7190

电·影·文·学·剧·本

我們村里的年輕人

(續 集)

馬 烽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一年·太原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已出版的电影文学剧本《我們村里的年輕人》的續集。

續集的中心故事是：人民公社成立以后，这个小山村里的一群年輕人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发愤图强，克服重重困难，终于建立起一座水电站，为公社电气化創造了良好开端。通过这个故事，反映了公社化以后农村的新气象和人們的共产主义风格。

續集和上集一样，故事生动有趣，引人入胜；基調豪迈、开闊、高昂，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；人物乐观风趣，性格鮮明栩栩如生；风格明快、洗練、平易；文气跌宕多姿，是个又新又美的优秀的电影文学剧本。

我們村里的年輕人(續集)

馬 烽 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二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太原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• 3 印張 • 51,000字

一九六一年五月第 一 版

一九六一年五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120冊

序 幕

陡峭的石崖。高占武、孔淑貞等人腰里纏着繩索，在半崖里打炮眼。

二狗、小亮等人點着了導火綫，匆忙爬上崖頭。

連連不斷的爆炸聲，硝煙四起，碎石亂飛。

漆黑的夜晚，工地上到處是燈籠火把，到處是開渠抬土的人群。

一條深溝，曹茂林、小翠等人在架設天橋。

山坡上站滿了歡樂的人群，掌聲、鞭炮聲、鑼鼓聲響成一片。水，順着新開的渠道流過來了……

字幕：“我們村里的年輕人”續集。演員、職員名單。（字幕衬底：渠道里清水暢流，落雪、結冰、冰化雪消，清水暢流……）

一條筆直的渠道，渠里清水暢流……

春天的田野，麥苗秀綠，桃花盛開。地里到處是耕地、播種、澆麥田的人群。路上，送糞的大車小車來來往往，連連不斷。

渠道旁有一片平整的耕地，地头上插着一块牌子，上写“青年丰产田”几个大字。高占武和一群姑娘小伙子们正在地里忙着干活，他们有的在撒粪，有的在拨畦堰，有的在开小渠……青年们一面紧张地劳动，一面愉快地唱歌：

人人爱把家乡夸，
这里就是我的家，
青山绿水风光好，
遍地财宝满树花。

人民公社红旗飘，
好似东方出彩霞，
老老少少多幸福，
千家万户象一家。

劳动改变山河貌，
汗水浇开幸福花，
我村原是穷山庄，
如今谁不把她夸。

万丈高楼从地起，
一砖一瓦往上加，
再过十载请来看，
天堂就是我的家。

(配合歌词出现以下画面)

清水流过田野，顺着渠道流进了村里。村边上有一座拱门，上面写着“满天红人民公社高家垣管理区”。

曹茂林家院门口，挂着一块“农具修配厂”的牌子，院子里堆着一堆木料和一些农具，工棚下安着铁匠炉、钳工的作业台。曹茂林和小翠等人正在装配一架马拉播种机。小翠穿着白鞋白裤——这是给她爹带的孝。

轧花厂宽大的房子里，到处是一堆堆的棉花和棉籽，房子中央安着好几部轧花车。孔双喜和六、七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忙着轧籽棉，他们吃力地蹬着踏板，两手不停地往轧花机里扔籽棉。一个个热的满头汗水，气喘吁吁。

粮食加工厂。场棚下安着好几盘畜力磨，有四、五个妇女忙着筛簸粮食、上料、下料，贵有嫂满头汗水坐在一个大面柜后边，蹬着脚踏罗罗面。

一座很威风的旗杆院。门口横匾上写着“敬老院”三个字。高忠爷和几个老头在门口一片空地上植树，院子里一些老头老太太们在看报、下棋、晒太阳。

幼儿园里：孔大媽领着一群天真活泼的小孩子，在宽敞的院子里做游戏。

公共食堂的伙房里：五、六个穿着白衣服的妇女正忙着做饭，她们有的拿着皮水管往锅里添水，有的用手摇吹风机煽火，有的用手摇搅拌机和面，胖大嫂在用手摇切菜机切菜。孔阴阳腰里扎着油布围裙，脚上穿着胶

皮长筒靴，蹲在切菜机旁，把地上的烂菜叶子捡到筐子里，然后担起两个筐子，走出了食堂院子。

孔阴阳担着筐子走进了村边上的养猪场。养猪场里，一群大猪小猪围在食槽前，争吃菜叶子。

山坡上，一群牛羊在安闲地吃草。

养猪场旁边的空地上，肥料堆积如山，一群人正忙着把肥料往车上装，二狗和一个叫小兰的年轻姑娘，架起装满肥料的手推车，向野外飞跑……

野外到处是劳动的人群，到处飘扬着愉快的歌声，到处都显得热火朝天，生气勃勃。

老社长和刘会计在田间小道上走着。老社长望着田野里这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感慨地说：

“看着真叫人心里痛快！”

刘会计：“是啊！如今真是活到天上了。”

老社长：“这样的日子，能顺顺当当过上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！”

青年丰产田里。

人们散坐在渠道边上休息、喝水。

送水来的胖大嫂，站在那里向四野望了望，感慨地说：“想想去年以前咱们村的样子，再看看今天的情形，简直变得不认识了。真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个什么样子！”

二狗：“将来嗎？实现机械化、电气化……”

小兰搶着說道：“还用得着說将来？等过些时淑貞大姐和克明学习完回来……”

胖大嫂打断她的話轉身向高占武問道：“淑貞他們是去什么县学习去了呀？”

高占武：“洪洞县，就是全省农村小型水电站建得最多的那个县。省水利厅在那里开办了个水电站訓練班。”

小兰接着刚才被打断了的話繼續說道：“等淑貞大姐他們回来，咱們把水电站建起来，你再看看会变成个什么样子？”

胖大嫂：“这我說不来，反正将来生活会越变越好。”

高占武：“不只是生活变，人也会变的。”

小兰望了二狗一眼笑着問道：“高主任，你說将来二狗会变成个什么东西？”

二狗：“知道你又想繞着弯罵我了。”

高占武：“将来二狗会变成个文化很高的农民。”

小亮望了望二狗和小兰，問道：“那么小兰会变成什么人呢？”

二狗搶着說道：“小兰嗎，会变成某一个人的新媳妇。”边說边站起来笑着跑了，人們都叫喊着起哄，小兰紅着脸一边笑罵，一边追着打二狗去了。

这时正好曹茂林和小翠抬着播种机走来了。胖大嫂

触景生情，忽然向高占武說道：

“占武，你和淑貞为啥还不結婚，茂林是因为小翠刚死了老人，带着孝，可你們拖什么呀？”

高占武：“你以为我要拖，学习走以前，我就和她談过好几次了，人家不干啊！”

胖大嫂：“这是为啥？”

高占武：“說是要轟轟烈烈干一番事业，然后才結婚。”

胖大嫂：“这么說，結了婚的女人什么事业也不能干啦？真新鮮！”

二

夏末秋初。

孔淑貞和李克明学习完回来了。他們爬上一道陡坡，把背包放下来，一面揩汗，一面举目了望：田野里到处是茂盛的庄稼，縱橫的渠道；远处，綠树丛中露出村子的房頂屋角，再远处是起伏的山嶺，淡藍的天空，雪白的云朵。

李克明象朗誦詩一样地說道：“啊，故乡，我回来了！”

管理区办公室里，老社长向孔淑貞和李克明說道：

“你們回来的正好，地里活正忙着哩，今天休息一

下，明天就可以回队上去了。”

李克明：“那么咱们的水电站什么时候开工呀？”

老社长：“水电站？什么水电站？”

正在打算盘的刘会计忙说道：“就是要盖座发电厂呀！”

老社长：“哦，搞电呀！咱们现在还没有那个条件，也没有那个必要。”

李克明：“怎么会没有必要呢？至于说条件，咱们已经完全具备了，图纸我们都设计好了，所需要的工料我们都算出来了，淑贞，拿出来给老社长看看。”

老社长：“不必看了，现在根本谈不到这事，还是安安心心搞生产吧，不要胡思乱想了。”

李克明还想开口说什么，孔淑贞拉了他一把说：“走吧！”

孔淑贞和李克明走出管理区的大门，李克明神情沮丧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！满腔热情，碰了一鼻子灰。”

孔淑贞：“你还想要老社长向你献花，致欢迎词？”

李克明：“我是说他根本就沒打算建电站，”停了一下又向孔淑贞抱怨道：“刚才你怎么连一句话也不说？”

孔淑贞：“说也是白费，凭咱俩说服老社长：不可能！”

办公室里，老社长还在不住嘴的叨叨：“哼，还想点电灯，真不知道天高地厚！”

刘会计停住算盘接上说道：“是啊！盖发电厂那是闹着玩儿吗？这一套设备得多少钱啊，不说别的，一台发电机就得……在过去是论白洋，就得……”

老社长打断他的话说道：“不说这个了。劳力账算完了吗？”

刘会计：“完了，完了。”说着把一片纸递给老社长说道：“从现在算起，到秋收结束，至少还缺两千六百多个工。”

老社长：“半劳力都算上了没有？”

刘会计：“要不都算上，缺的更多。”

老社长盯着那片纸，愁苦地说：“这，这，这……你把克明和淑贞也加上，一人给估上一百五十个劳动日。哼！不安安心心搞生产，尽想斜门，点电灯！”

刘会计：“我看这事还麻烦哩！”

老社长：“这有什么麻烦？”

刘会计：“高副主任一定会支持他们。”

孔大妈家里。

孔淑贞把设计图和工料单一件件递给高占武，同时说道：“这是水电站的设计图，这是基建部份的工料单，这是电气器材的估价单……”

高占武用贊美的口吻說道：“嚙！你們全都弄好了！”他指了指圖紙問道：“這是誰設計的？”

孔淑貞：“我。”她邊說邊把挎包里的東西掏出來，放在桌子上整理，她從日記本里取出高占武的一張象片夾在玻璃框里，擺在桌上，接着又說道：“就是根據咱們這里的地形、流量、落差設計的。訓練班的教員們都看過了，認為可以。”

高占武：“太好了，小傢伙真有你的呀！”說着緊緊抓住了孔淑貞的雙手。

孔淑貞笑着叫道：“啊呀呀！使这么大的勁，討厭鬼！”

街上。孔大媽領着幾個孩子走過來，一個個把他們送到家門口，孩子們招着小手喊道：“奶奶明天見。”

孔大媽送完最後一個孩子，正好走到自己家門口。

屋里。

高占武笑着向孔淑貞問道：“你究竟還要我等多久？”

孔淑貞：“我決定讓步了。”

高占武：“那天舉行婚禮？”

孔淑貞：“看把你急的，至少也要等……”這時忽聽孔大媽在院里說道：

“啊，這是誰把門開了。”

孔淑貞笑着躲到了門后，向高占武摆了摆手，意思是不讓他說話，孔大媽走進來看見了高占武，說道：

“哦，是占武呀！”

孔淑貞從門背后跑過來，叫了一聲“媽媽”兩手抱住了孔大媽，孔大媽吃了一驚，隨即笑着罵道：

“傻丫頭，把媽吓了一跳。快二十的人了還这么孩子氣。剛回來嗎？”

孔淑貞點了點頭。

高占武：“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”

孔淑貞：“你先別走，建電站的事什麼時候能動工？”

高占武：“當然是越快越好了，最好能爭取在秋收以前投入生產。”

孔淑貞：“那太好了。”

高占武：“不過事情不那么簡單。我看，這事少不了一場鬥爭。”停了一下又說道：“先在群眾里醞醞醞釀吧。”

寬大的飯廳里，男男女女很多人，人們一面吃飯，一面議論建電站的事，李克明向同桌的人說道：

“水力發電又方便，又便宜，電站建成以後，只要把水閘一開，就能發出電來。”

人們紛紛地說道：

“那太好了，如今咱們村有的是水呀！”

“哈！咱们这山沟小村也要点电灯了。”

孔阴阳：“猪圈里要点上电灯，夜里猪下崽就不愁了。”

胖大嫂端着菜过来说：“在电灯下吃饭，干活，那有多好！”

旁边一张桌子上，老社长向高占武发火道：

“不点电灯也死不了人！重要的是搞生产，现在中心问题是劳动力不足！从现在起到秋收结束，缺两千六百多工，你知道不？”

高占武：“你算的不对！”

老社长惊问道：“什么！算的不对？”

高占武：“你只算了秋收的工，如果再把轧棉花、公粮入库的工都算上，缺的更多！”

老社长松了一口气：“对呀！你知道这个就好说。那么你说说，生产重要？还是点电灯重要？”

高占武：“先不说这个，我先问你，缺这么多劳力，你打算怎么解决？”

老社长：“怎么解决？只好取消休息日，延长劳动时间，必要时候发动大家连夜苦战！”

高占武：“硬拼啊？”

老社长：“不这样怎么办？就这样，到时候也恐怕忙不过来哩！”停了一下又说道：“你不要鼓动青年们搞那些名堂，建电站，点电灯，怎么？点上电灯劳力就不

紧张了？”

高占武：“建电站就是要解决劳力紧张问题，点灯是个捎带，要向电要劳动力！”

另一张桌子上。人们围着孔淑贞，在兴高彩烈地谈论电的作用。

带着满身棉花毛的孔双喜，兴奋地说道：“这么说，只要有了电，轧花车就不用人踩了，那多省事啊！”

贵有嫂急着向孔淑贞问道：“碾米、磨面能不能用电？”

小翠抢着说道：“这还用问吗？当然能了。”

曹茂林：“只要有电，连上机、罗面都可以想法搞自动化！”

孔淑贞接上说道：“以后打场、锄草……一切苦重活都能用电力代替人力。”

人们高兴地说道：

“那能省出多少劳动力来啊！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

老社长向高占武说道：

“就算水电站千好万好，就凭这几颗脑袋就能建起来？这是闹着玩的吗？”

刘会计接上说道：“高主任，盖发电厂的确不是个简单事，要多大投资，多少设备啊。什么发电机、变压

器啦，电压表、电流表啦……”

孔淑貞听着刘會計在那里講話，忙向同桌的人問道：“刘會計怎么懂这些？”

一位知道底細的人說道：“抗战以前，他在天津一家电料行当过二年小伙計。”

高占武他們这张桌上。刘會計繼續說道：“……你看要多少器材！盖发电厂，太难了。”

孔阴阳从旁边一张桌上扭过身來說：“这么說，很难建成啊！”

胖大嫂正端着菜湯过来，借題發揮向孔阴阳道：“你就会泼冷水，修渠时候你說什么来？这困难，那困难，結果那么大的工程不也成了？”

孔阴阳：“嗨，你就会揭我的底，吃柿子挑軟的！”

老社长敲着桌子說道：“修水渠是炸石头挖土，这是搞电！这是科学！”

刘會計接上說道：“鬧电可不是个简单事，过去那都是有学問的专家、工程师，还有的是留过外洋的哩！”

孔淑貞、李克明等人都端着飯碗跑过来了。

孔淑貞：“別把电看的那么神秘，专家也不是天生的。洪洞县半年建成了一百多座电站，要靠少数专家，十年也建不起。”

李克明：“人家好多老农民都变成电工了。”

青年們乱紛紛地說道：

“要干一定能干成！”

“只要領導上下決心！”

高占武：“我看也是個決心問題！”

孔陰陽：“那就下個決心吧！”

老社長向他發火道：“你批准啦！”

孔陰陽：“我，我能批准！”他轉身向別人說道：

“唉，怎麼都向我發火！”

曹茂林向身旁的青年們說道：“我看呀，非去公社找趙書記解決不可啦！”

傾盆大雨中，高占武攙扶着老社長在泥濘的道路上走着，他們一面走，一面還在不停地爭吵。

老社長大聲說道：“不管你怎麼說，我堅持我的意見！”緊接着又小聲說道：“慢點，小心摔倒。”

高占武小聲說道：“不要緊，跌倒爬起來。”接着又大聲說道：“我也堅持我的意見！”

老社長大聲說道：“你的意見根本錯誤！”邊說，邊把自己头上的草帽取下來，戴在高占武头上，小聲說道：“小心淋了雨感冒。”

高占武把草帽取下來，又給老社長戴上，小聲說道：“我身強力壯，不要緊。”接着又大聲說道：“你的意見完全不正確！”

老社長：“咱們走着瞧！”